

稼
物
集

汝龍
筆

嫁 裝 集

著 夫訶契 · 東安

譯 龍 汝

新 譯 文 叢 刊
契 訶 夫 小 說 選 集

5

嫁 裝 集

Dowry, etc.

(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.)

Tr. by Constance Garnett)

著 者 A. CHEKHOV

譯 者 汝 龍

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定 價 九 千 五 百 元

版 權 所 有 · 不 准 翻 印

P. 198 1950 年 8 月 初 版

1951 年 6 月 再 版 2001—3530 冊



A. L. S.

目次

嫁業.....	三
伴侶.....	一三
天才.....	二五
查問.....	三三
匿名的故事.....	三九
<i>Mari d'elle</i>	六九
在避暑山莊裏.....	一七九

嫁
裝
集

本冊第七十四頁第五、六行「……往後到了陰間魔鬼會怎樣把它下油鍋」一句的原文（指英譯本，下同）是「……怎樣在另一個世界裏魔鬼會燒烤他。」

第一〇四頁第十三行「三教九流的張三李四」的原文是「各種各類的西多和尼基達們。」

第一〇六頁第五行「天打雷劈」的原文是「弄瞎你的眼睛。」

第一六七頁第八行「小弟某某再拜」的原文是「諸相信（放心）您的卑微的僕人的真摯的尊敬和忠誠……」這是非常恭敬的書信中客套語。

「燒酒」的原文是伏特卡（Vodka）。

——中譯者。

嫁裝

有生以來，我見過很多房子，甚麼大的啊，小的啊，新的啊，舊的啊，石頭砌的啊，木頭造的啊，不過其中有一所房子，我至今還保留着很生動的記憶。說得恰當一點，與其說它是洋房，不如說它是鄉下人的小屋——一所很小很小的平房，有三個窗子，活像一個矮小而駝背的老太婆，戴着一頂帽子。白灰牆，瓦房頂，舊煙囪，全都淹沒在一片青翠的海洋裏面。那所小房子夾在現在的房主的祖先們所栽種的槐樹、桑樹、楊樹中間，給遮得看不見了。不過那所房子卻是城裏的房子。它那寬闊的院子跟別的同樣蒼翠的院子排成一排，成了街道的一面。從來沒有一輛馬車走過這條街，走過這條街的行人也少有看見。

這所小房子的百葉窗永遠是下着的；房裏的人不在乎陽光——陽光對他們沒用處。窗子也從來不開，因為他們不喜歡新鮮空氣。凡是在槐樹、桑樹、烏桕當中度過一生的人，對於大

自然，是沒好感的，只有夏天的遊客纔覺得上帝具有慧眼，賜給大自然這樣的美景。此外的人，始終懵懵懂懂，看不見這種美景的存在。人們從不看重自己素來就有的豐富的東西。『物以稀爲貴』——東西一多了，我們豈但不珍貴，甚至也不愛惜了。

那所房子立在樹木蒼翠的人間天堂裏，快樂的鳥雀在那些樹木上搭起窠來。可是房子裏面呢……唉……夏天，房裏是悶得透不出氣；冬天呢，熱得跟土耳其的澡堂——一樣，沒一點新鮮空氣，而且，好寂寞啊……

我第一回去拜訪那所小房子是許多年以前因爲辦一件事纔去的。房主人，一位上校，託我帶個信，給他的妻子和女兒。那第一回的訪問，我記得很清楚。實在，要忘掉，是不可能的。

請閉上眼想想看，當你從門道走進大廳的時候，一個軟弱而矮小的四十歲的婦人呆望着你，現出恐慌和驚奇的樣子。你是生人啊，客人啊，『青年』啊；那就足夠使得她害怕而惶惑了。雖然你手裏並沒拿着刀子，斧子，或手鎗，雖然你滿面春風的微笑，你遇見的卻是驚恐。

『請問尊駕貴姓？』那小女人用顫巍巍的聲音問。

● 原文是『我們已經有的東西，我們不珍貴。』——中譯者。

● 指那氣浴的浴室。——中譯者。

我通了姓名，說明我的來意。

驚恐和驚愕立刻換成尖細而快活的「啊」的一聲喊，她翻起眼珠望着天花板。那「啊」的一聲彷彿生出回音似的，從大廳到寢室，從寢室到廚房，一直到底下的地窖，一片聲的響起這「啊」的聲音來。不久，整個房子裏響起了各種聲音的「啊」。

過了五分鐘，我坐在客廳裏的一張又大又軟的、溫暖的長椅上，聽着「啊」聲走出大門，順着大街響下去。房間裏有除蟲粉的氣味，羊皮鞋的氣味，我身旁的另外一張椅子上擺着一雙鞋，用手絹包着。窗台上擺着天竺葵，掛着棉洋布的窗簾，窗簾上停着麻木的蒼蠅。牆上掛着一位主教的油畫像，像框上的玻璃有一個角已經破裂；主教像旁邊，掛着一排祖宗像片，一律是吉卜西型的、檸檬色的臉。桌上放着一個頂針，一個線圈，和一隻織好一半的襪子；一件黑罩衫和紙樣釘在一塊兒，放在地板上。隔壁房間裏有兩個驚恐慌張的老太婆匆匆的，從地板上拾起同樣的紙樣和裁縫用的畫粉。

「請您務必原諒我們；我們這兒凌亂得很，」小女人說。

她一面跟我講話，一面朝那正在收拾紙樣的房間偷偷的、發窘的看一眼。房門也好像發窘似的，只開了一兩寸，就又關上了。

『甚麼事？』小女人對那門說。

『*Ou est mon cravatte le quel mon père m'avait envoyé de Koursk* ①』一個女人的聲音在門口問。

『*Ah, est-ce que, Marie……que* ②……真的，這是不行的……*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peu connu de nous.* ③請露克麗雅來。』

『可是，我們的法國話講得多流利啊！』我在小女人的眼睛裏唸出了這樣的話，她快活得漲紅了臉。

過不久，門開了，我看見一個又高又瘦的女郎，十九歲光景，穿一件長長的花洋布衣服，腰

① 法語：我父親從庫爾斯克寄給我的領帶放在哪兒？——中譯者。

② 法語：啊，瑪麗雅，是嗎……嗎……——中譯者。

③ 法語：現在我們這兒有個我們不大認識的人。——中譯者。

間束一根金黃色的皮帶，我還記得腰帶上掛着一把珍珠母的扇子。她走進來，行了屈膝禮，漲紅了臉。先是她那長鼻子發紅——鼻梁上點綴着幾顆雀斑——然後一片紅暈泛上她的耳朵和額頭。

「這是小女瑪尼琪卡，」小女人嬌滴滴的說。「這是剛來的那位少爺，」等等。

介紹過後，我就說我看見這麼多的紙樣，未免納悶。母女倆垂下眼簾。

「每年耶穌升天節，」我們這兒有一個大市集，」母親說，「我們總要在那市集上買些衣料，於是我們就忙着做活，一直忙到來年的市集。我們從不把衣服拿到外面去做。我丈夫的餉不很大，我們不能讓我們過奢華日子。因此我倆只好親自動手做活了。」

「可是誰要穿這麼多的衣服啊？這兒不是只有你們兩位嗎？」

「嗨……倒彷彿我們真打算穿那麼多衣服似的！這些不是爲了穿的，是做嫁裝用的！」

「嗨，媽，您怎麼說這種話？」女兒說，她的臉又紅了。「我們的客人許會認爲這是真事呢。我不想出嫁。一點兒也不想！」

她說啊說的，可是說到『出嫁』兩個字，她的眼睛亮了。

茶呀，餅乾呀，牛油啊，果醬啊，全端來了，緊跟着又送來覆盆子和奶酪。到七點鐘，我們喫晚飯，一共六道菜；我們喫晚飯的時候，我聽見隔壁房裏傳來一聲又長又響的呵欠。我奇怪的看一看門口：只有男人纔會發出那樣的呵欠聲。

『那是我的小叔子，葉果爾·塞繆尼奇，』小女人看見我驚奇，就解釋道。『打去年起，他就住到我們這兒來了。請您原諒他：他不能上這兒來看您。他是個完全不懂交際的人，見着生人就害臊。他打算出家進寺院去。他做過一陣子官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那份失意傷了他的心。』

飯後小女人拿出葉果爾·塞繆尼奇正在親手刺繡的，日後預備獻給教會的聖衣來給我。瑪尼琪卡一時也丟掉她的羞澀，拿給我，看她替他父親繡着的菸草袋。我看着她活計，裝得很驚歎，她臉紅了，伏在母親耳邊說了幾句話。母親滿面春風，邀我跟她一塊兒上堆房去。在那兒，她指給我看五口大箱子和許多小箱子，小盒子。

『這就是她的嫁裝，』他母親低聲說，『全是我們自己做的。』

看完這些輕易不准外人看的箱子，我向我的殷勤的女主人告辭。她們叫我應許過幾天

再來看她們。

果然我踐了約。在我的初次拜訪過了七年以後，我奉命到這小城來，在一個當時正在開審的訟案裏做專門的鑑定。

我一走進那所房子，就聽見那「啊」聲響遍了整個房子。她們馬上認出了我……當然啦！我那第一次的拜訪在她們生活中是件大事；大事既然少，自然就記得牢了。

我走進客廳：母親長得胖了，頭髮已經灰白，正在地板上爬着，戴一件藍色的衣料。女兒坐在沙發上做針線。

屋裏仍舊有樟腦味，仍舊有紙樣，也仍舊有那玻璃破裂的像框和畫像。不過這兒卻也有變化。主教畫像旁邊掛了一張上校的像片，兩個女人全穿着喪服。上校是在升到將官以後，過了一個禮拜，去世的。

回憶開始了……寡婦流淚。

「寒門不幸，」她說，「您知道，我丈夫去世了。現在我們孤孤單單的留在世界上，沒人來

照料我們，只好自己來照料自己了。葉果爾·塞繆尼奇還活着，可是他呀，我沒甚麼好消息可以奉告。寺院不肯收留他，因為他——喝酒。現在，他心灰意懶，喝得比從前更兇了。我正打算上貴族法院去告狀。說來您也不信，他不止一次撬開那些箱子……拿去瑪尼琪卡的嫁裝，送給叫化子。他已經拿空了兩隻箱子，要是他照這麼幹下去，我的瑪尼琪卡就會一點嫁裝也剩不下了。』

『您怎麼說這種話，媽？』瑪尼琪卡說，難為情了。『我們的客人真會當是……真不知道他會想到哪兒去呢。……我是絕不——絕不出嫁。』

瑪尼琪卡抬起眼睛來，望着天花板，現出希望和渴望的神情，明明一點也不相信自己說的話。

一個矮小而禿頂的男人，穿一身棕色衣服和雨鞋，跟耗子那樣溜過門口，不見了。『我想，那人就是葉果爾·塞繆尼奇吧，』我暗想。

我瞧瞧母親，又瞧瞧女兒。她倆顯得老多了，也變多了。母親的頭髮漸漸銀白，可是女兒更顯得蒼老憔悴，外人乍看見她們，會把母親看作她的姐姐，年紀相差不會過五歲。

『我已經決心上法院去，』母親對我說，忘記她已經對我說過這話了。『我的意思是說，

我要去告狀。我們做出來的東西，葉果爾·塞繆尼奇樣樣都偷去，散掉，好拯救他的靈魂。我的瑪尼琪卡要弄到一點嫁裝也沒有了。」

瑪尼琪卡又臉紅，可是這回她說甚麼。

「我們只好重新再裁做。上帝知道我們景況不行。我們現在在世界上是孤孤單單的囉。」
一年以前，命運重又驅使我到那所小房子去。

走進客廳，我看見那位老太太。她穿一身黑衣服，臂上纏着重紗的 *pleureuses* ① 坐在沙發上做針線。她身旁坐着一個小老頭子，穿着棕色衣服，腳上登的不是皮鞋，而是雨鞋。一看見我，他就跳起來，跑出房間。

回答我的問候，老太太微笑着說：

「Je suis charmée de vous revoir, monsieur. ②」

「您在做甚麼活計啊？」過一會兒，我問。

① 法語：大臂紗。——中譯者。

② 法語：先生，我高興再看見您。——中譯者。

「這是一件罩衫。等我做完，我就要拿到牧師那兒去存起來，要不然葉果爾·塞繆尼奇就會偷去了。現在我把樣樣東西都存在牧師那兒了，」她低聲補充道。

她望着她面前桌子上放着的她女兒的像片，嘆口氣，說：

「我們在人世上成了孤魂了。」

女兒上哪兒去了？瑪尼琪卡在哪兒呢？我沒問。我不敢問那位穿着新的重喪服的老母親。我坐在房間裏，我站起告辭，瑪尼琪卡都沒來招呼我。我沒聽見她的語聲，也沒聽見她那細碎而膽怯的腳步聲……

我明白了，我的心沉下去了。